

摄影

# 嫁

散文

撰文：萧春雷

摄影：曲利明

Women Married to the sea  
给大海的女人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 嫁给大海的女人

摄影：曲利明  
撰文：萧春雷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嫁给大海的女人/萧春雷编.—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8

ISBN 7-80562-986-2

I.嫁… II.萧…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女性-生活-惠安县-摄影集 IV.①I267 ②D442.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70867号

主 编:叶恩忠  
策 划:曲利明  
撰 文:萧春雷  
摄 影:曲利明  
特约编审:戴木金  
责任编辑:曲利明  
廖 琴  
装帧设计:曲利明

嫁给大海的女人

\*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2层)

福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889×1194毫米 1/24 8印张

235幅图 60千字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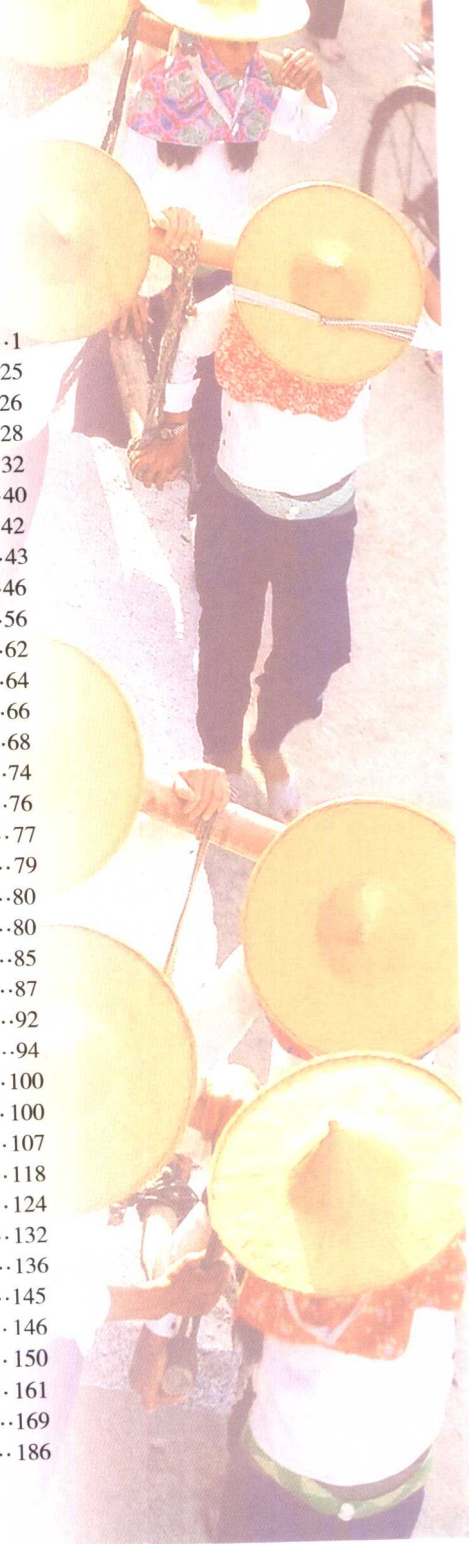
印数:1-3000册

ISBN 7-80562-986-2

G·67 定价:58.00元

# 目录

代序:我的惠东亲戚	1
一、惠东女服饰	25
1、新中国成立前服饰简史	26
小岞、净峰地区	28
崇武、山霞地区	32
2、现代惠东女服饰解构	40
发型	42
戴斗笠	43
花头巾	46
节约衫	56
束胸内衣	62
婚礼服	64
贴背与袖套	66
银裤链	68
宽筒裤	74
拖鞋	76
牙饰、小竹篮	77
二、惠东女婚丧俗	79
1、长住娘家婚俗解释	80
婚俗起源之谜	80
惠东婚俗是母系文化残余吗	85
惠东女是少数民族吗	87
男女分工之说	92
生育之说	94
2、惠东婚俗观察	100
小岞的婚礼	100
与丈夫幽会的少妇们	107
娃娃亲·早婚·晚育	118
集体自杀与姐妹伴	124
民间歌谣中的婚俗	132
3、惠东的丧俗	136
三、惠东女特征	145
1、抬石头的女人	146
2、大海的妻子	150
3、美学创造者	161
四、大岞与小岞杂谈	169
后记	186





Preface: My Huidong Relative .....	1
I. Clothing of Huidong Women .....	25
A Brief Clothing History of Huidong Women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PRC .....	26
Clothing at Jingfeng, Xiaozuo .....	28
Clothing at Shanxia, Chongwu .....	32
A Deconstruction of the Clothing of Modern Huidong Women .....	40
Hairstyle .....	42
Yellow Bamboo Hat .....	43
Floral Scarves .....	46
Economical Dress .....	56
Underwear .....	62
Wedding Dress .....	64
Undershirts and Sleevelets .....	66
Silver Belt .....	68
Loose Trousers .....	74
Slippers .....	76
Teeth Ornaments and Little Bamboo Baskets .....	77
II. Wedding and Funeral Custom of Huidong Women .....	79
Living Long with Her Parents after Marriage .....	80
The Origin of Wedding Custom .....	80
Is the Wedding Custom in Huidong a Remnant of Matriarchal Culture .....	85
Is Huidong People a Minority .....	87
The Labour Divis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	92
Birth Theory .....	94
Observing the Wedding Custom of Huidong .....	100
The Wedding Ceremony in Xiaozuo .....	100
Women Dating with Their Husbands .....	107
Baby Matching, Young Marriage and Late Childbirth .....	118
Collective Suicide and Sister Companionship .....	124
Wedding Custom in Folk Songs .....	132
The Funeral Custom of Huidong .....	136
III. Huidong Women .....	145
Uplifting the Stone .....	146
Wives of the Sea .....	150
Author of Beauty .....	161
IV. About Dazuo and Xiaozuo .....	169
Postscript .....	186



代序：我的惠东亲戚

结婚后好些年，我才和妻子采萍去过一次她的老家。她的奶奶还在，八十多岁，一个人生活在一幢闽南风格的房子里。闽南的老房子都很低矮，白石条砌墙，上面铺着厚厚的红瓦，屋脊是优美的马背形。闽南地区如火如荼的强烈阳光，咸湿疯狂

的海风，在这样厚重坚强的堡垒前也显得无可奈何。屋子里很是阴凉，窗子很小，地上的红色方砖铺成菱形。我的记忆里，闽南人总是痛痛快快地挥洒浓烈的原色。那地方的男人与女人，皮肤都晒成了雕塑般的古铜色，显得特别硬朗。奶奶老了，脸上密布皱纹，粗糙得让人想起渔家妇女新撬下的牡蛎壳。和当地其他妇女一样，她头上包着红头巾，蓝布短上衣，银裤链，宽宽大大的黑裤，忙里忙外，倒也不显龙钟。她不会说普通话，我们之间的一两句寒暄，都要采萍在旁边翻译。

我是闽北人，第一次去惠安净峰，像是到了异国他乡。闽北与闽南，仿佛是两个世界。任何人都会为净峰妇女那奇异的服饰惊奇的。何况那时惠东女还流行着早婚与长住娘家习俗，遥远得如同一个传说。我完全不能理解。我当天就离开了。

采萍的老家惠安净峰镇，位于惠安县东部。惠东自成一个文化单元。从地图上看，惠东地区向台湾海峡远远伸出两个半岛，像个“U”字，如同螃蟹探出一双巨钳，夹紧一个被称为大港的海湾。南面那个半岛的顶端是大岞村，底部是崇武镇和山霞镇。北面半岛的顶端是小岞镇，底部是净峰镇。这个“岞”字，当地人都读“zuò”音，意为往前冲，形容大岞和小岞的地势冲在大海的最前端。因为这个字罕见，由“山”和“乍”拼成一个字。于是人们读起了“zhà”音，大岞小岞乱叫。

如今，外地人大多可从图片上认识被称为惠安女服饰的那种独特装扮。有一句广泛流行的顺口溜描画出这种装束的梗概：“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封建头和民主肚的意思是，惠安女的头部总是严严实实裹着头巾，却大方地露出肚脐；上衣短小，裤管宽大，所以称节约衣和浪费裤。严格说起来，这应该叫惠东女服饰。在惠安的十六个乡镇里，只有惠东的小岞、净峰、山霞和崇武三个乡镇的妇女这样装束。崇武很奇怪，城外七个村的妇女装束，属惠东女服饰，而城内的五个村则像块飞地，和其他地区的汉族妇女同样打扮，所以崇武只能算半个镇。我们所说的，惠东女名满天下的独特服饰，即使在惠安县，其流行区域也是很狭窄的，仅局限于这两个小小的半岛上。

两个半岛同属一种服饰文化，然而，具体的样式又有不同，分成大岞和小岞两个系统。大岞虽然是村，却是一个人口达万余人的大村，领导南半岛崇武城外





七村和山霞镇的妇女着装潮流。小岞虽然是个镇,却是人口只有三万来人的小镇,原来是从净峰分离出来的,代表着北半岛小岞、净峰两镇的着装时尚。两个服饰系统的妇女都戴斗笠,裹头巾,短上衣,宽腿裤,腰系银裤链,区别在于色彩与款式上。外人也许会混淆,当地人却能一眼就分辨出谁是小岞人,谁是大岞人,界限十分清楚。这两个服饰系统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容后再表。

我还是接着说我的惠东亲戚的故事。大约两年后,采萍的奶奶去世了。我正好在福州,于是同采萍带了儿子萧萧梦再去净峰。这次多呆了几天,有机会观察当地一些习俗。

采萍的奶奶共生有四男二女,其中一个儿子从小给了别人,后来去菲律宾,很少回来,我从未见过。按习俗,他已经属于抱养他的家庭,认不认亲是他自己的事。他还算有孝心,前几年回来,认了生母,有时也汇点钱。他没有回国奔丧。两个姑姑都嫁到了邻村,只有三五里地,来去很方便。我后来才明白,小范围通婚是维系惠东传统习俗的重要条件。所有的惠东女子都不远嫁。姑姑们一如她们的母亲,红头巾,一口叽哩呱啦的闽南话。









我的岳父是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年轻时去闽北山区泰宁县，同一个当地女子结了婚。这一结婚，就把根落在了泰宁。三个孩子也都在泰宁结了婚，大女儿嫁给了我。采萍的大叔叔在惠安县城工作，小叔叔在外包工程。惠东的男人很少呆在家里，不是出海捕鱼，就是出门做手艺，走南闯北，四处觅食。他们一般都会讲些普通话，尽管破绽百出，却还不至于妨碍简单的交流。惠东的女子是植物，像种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绝不远游。她们大多只懂闽南话，普通话连听都很困难（如今惠东青年女子已有很大变化）。我要同婶婶打招呼，就得先四处张望，看看采萍有没有跟在身边。采萍初中时回惠安读过书。她说，老师上课，都用闽南话讲解。念课文，老师往往普通话读不下去，只好改用闽南话。

那一次，小舅子陈伟胜陪我去了小岞。小岞南寨村的房子完全是粗壮的条石垒起来的，面向大海，沿山坡而下，层层叠叠，仿佛站满了眺望远航归来的家人。街巷窄小，曲折，迷宫一般，非常陡峭。在小岞，有两件事震撼了我。一是我看见了最美丽的海。我喜欢海，到秦皇岛、北戴河、青岛









和厦门等地，我都特地赶到海边去看海；有一次还乘船从青岛至上海，航行在近海里。黄海给我的印象不太好，相当混浊。我在南赛看到的海却是蔚蓝色的，澄静的。阳光灿烂，海水轻柔地扑打在黑色岩礁上，溅起雪白的浪花。几艘帆船停泊在远处。大海一定很深，才会显得如此湛蓝，纯净，辽阔，如同永

恒的天空。我心头莫名其妙涌起一种感动。

另一件事是惠东女抬石材的情景。我们下坡的时候，正好一群妇女抬着一块大石板，从山坡下抬上来。那一群裹着红头巾的女人，十个？十二个？我记不清了。她们一色的短上衣，宽腿裤，塑料拖鞋，腰间扎着色彩艳丽的编织腰带。她们分成左右两列，两人一组，肩扛一截粗壮的竹筒，中间用铁链吊起一块巨大的条石。她们弓着背，低着头，共同分担的重量使她们的上身彼此靠拢，肩膀挨着肩膀，像是互相搀扶，步调一致走上坡来。她们背部的衣衫早已完全湿透，上衣太短了，还露出一截白花花的肌肤。这支抬石头的队伍使街道变得更加狭窄，众人纷纷避让，给她们让路。

伟胜说：“小岫都是女人干活。抬石头呀，挑砖块呀。男人不干这种活，他们就是呆在家里喝茶打牌，也不来扛石头。你注意看看，重体力活都是女人在干。”

“惨无人道。他们的男人干什么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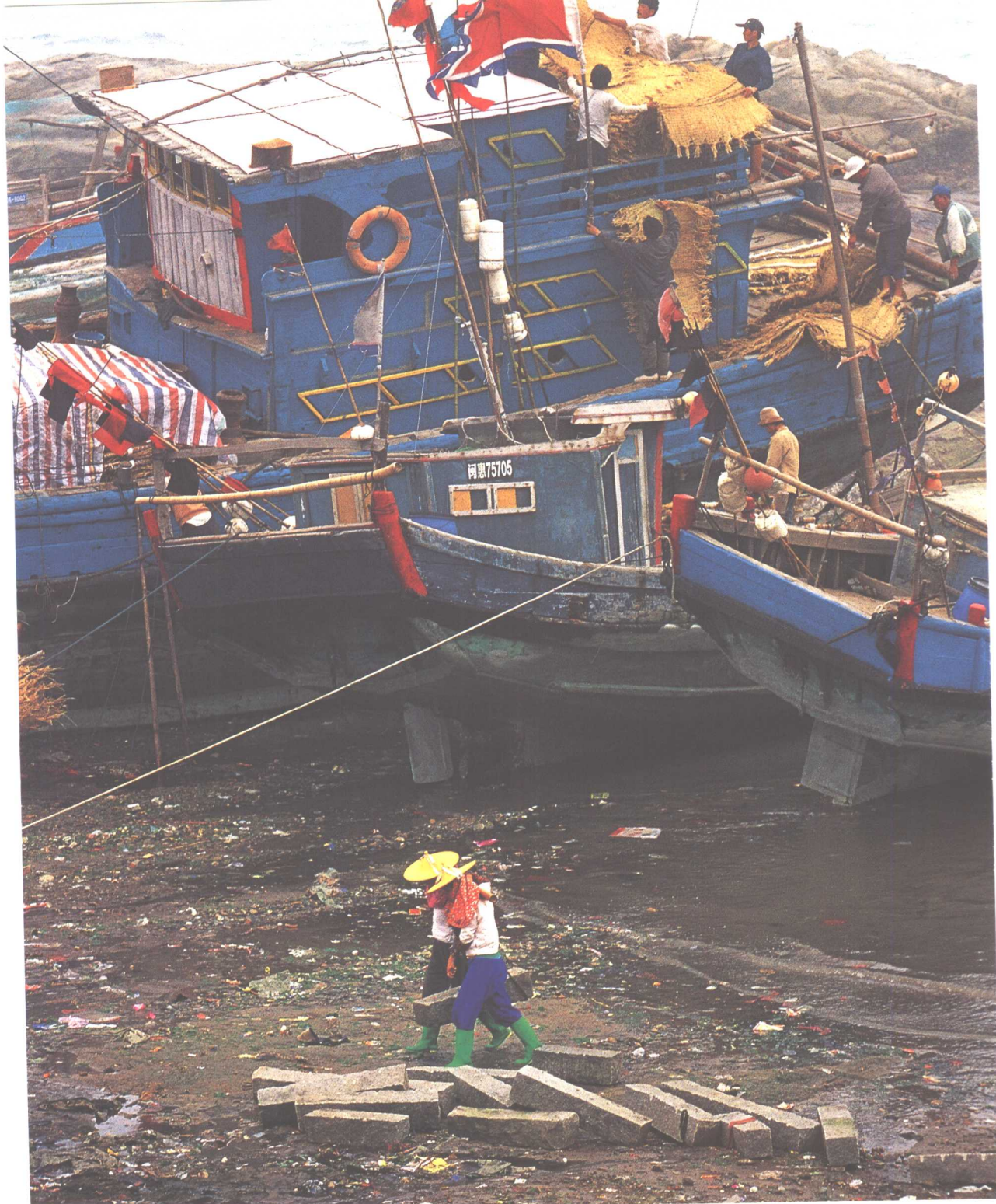
“男人打鱼，搞石雕，还有去外面做包工头。”

“嗯，男人做大事，干技术活。他们都挣了大钱？”

“怎么可能？这地方还是很穷。”伟胜说，“他们的想法是，男人就是再没钱，没出息，也不能落









到去干女人的活。那才丢人。”

“抬石头是女人的活？”

“这边就是这样。要不人们怎么都说惠安女勤劳，贤惠。”

“真该让你姐姐来受教育。”我叹息道，“她拖了拖地板，就喊腰酸背痛。”

惠东人的男女分工，在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在我们闽北，重体力活完全是由男人来干的。伐树，扛木，抬石，这种超强度的工作，一般由男的来做。搬家的时候，我一个人扛起了一个菜橱，母亲表扬我。她以为，男人吃的就是力气饭，女人应该做些轻巧活。如果闽北的女人像惠东女这样抬石头，她们家的男人一定会受到指责，被认为没有尽到责任。

我于是特别留意。净峰和小岫，各个村子里男人很少，大多出门挣钱去了。只有春节，男人们才会不约而同往家里赶，那时候村里才热闹。现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闪动的都是裹着头巾的身影。净峰街上露面的男人多半是做生意的，店门口摆张小桌，三四张矮凳，桌面上是全副茶具，外加一个热水瓶。店老板坐在门边，自斟自饮，一边留神街上的风吹草动。遇到熟人，打招呼的方式就是请他一起泡功夫茶。喝功夫茶真的太费功夫，消磨时光。小小的茶壶，小小的杯子，不厌







其烦,反复注水和添茶。三五泡之后,茶味淡了,茶渣倒在茶盘上,再换上新茶叶。那套茶具,从早到晚,闲不下来。惠东男人都有一手泡茶的好功夫。他们宁愿慢悠悠泡茶,也不干小事。就在他们一再为小小的杯子添茶的时候,他们的女人,很可能正在建筑工地上抬石挑砖,挥汗如雨。在他们看来,那是小事。

我后来做了更深入的采访,才明白惠东女令人咂舌的体力劳动,与传统的经济生活有关。惠东地区土地贫瘠,经济收入主要仰仗渔业。捕鱼是男性工种,小男孩十三四岁上船,一直干到五六十岁,体力不济,才退出海上生活。远海捕鱼,往往一去就是数月半年,村里只留下一些老弱病残和妇女。陆地上的一切活计,种地、补网、建房等等,不得不完全由妇女们承担。这是一种很自然很合理的分工。与海上作业的高强度和高风险相比,再艰苦的陆上工作,都显得无足轻重。惠东的女人苦,惠东的男人更辛苦。目前出现的一个问题是,随着渔业收入的下降,许多男人不出海了,就是说,男人失业了。那么,男人怎么办?惠东的妇女们早已习惯了男人缺失的生活。她们习惯了独自完成陆地上的一切工作。留在村里的男人,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完全是一种多余的存在。于是他们外出漂泊,到处打工,做手艺,承包工程。过去他们远海打鱼,现在他们外出谋生,实质上,二者没有多大区别。





采萍的小叔叔长年生活在外，有段时间去过泰宁，承揽打石刻字和建筑工程方面的业务。他自己未必会打石，不过，惠安有全国最好的石雕师傅，生意还好好做。他豪爽，风趣，酒量好，满口惠安腔。他似乎整年都呆在外面，很少回家，更没有在家里好好住上半年一年。三个孩子照例是婶婶带大的。五六年前，他在武汉接了个大工程，四处借贷垫支。楼房建起来了，工程款至今没有付清，连带他的债务也不能了清。他跑得更远了，凄凄惶惶，连春节也常常在外度过。按渔业时代留下的传统，男人一定要在春节前回家，交给女人一笔数目不小的现金，同家人好好过个年。在我看来，惠东男人的主动离乡与被动离乡，差别只在于除夕的餐桌上是否与家人围坐一起。想当年，小叔叔挣到钱的时候，也是四海为家的。

服饰与勤劳之外，最让外人惊异的，还有惠东人独特的婚俗。男男女女，从小就订了婚，称娃娃亲。村里的小学教室里，往往坐着几对未婚小夫妻一起上课。等到长大成人，她们就结婚。婚礼完毕，新娘并没有取得住入夫家的资格，要直到生下第一个孩子，她才能名正言顺住进夫家。新娘通常在夫家呆3天，然后回娘家。按传统，洞房之夜她要尽可能抵制性的诱惑，婚后10个月就生下孩子是丢脸的。婚后数年，只有除夕之夜她一定要回到夫家，初二拂晓前离开。平时，逢上节庆，农忙，夫家也会差人来请她过去。她可以选择去或是不去。即使去了夫家，也是天



黑以后入门,天亮前离开,像是偷情。算起来,一对夫妇,一年呆在一起的时间通常不超过10天。

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传统对新婚夫妇过性生活持批评态度,尽量减少夫妻相处的时间;另一方面,妻子又必须生下孩子,以获得合法入住夫家的许可证。妇女们在婚后至生育之间的这段时间,都呆在娘家。少则两三年,多则一二十年。人类学称这种现象为长住娘家,或称不落夫家。

长住娘家的习俗,并非惠东女独有,我国西南部分少数民族也有。然而有两点不可比拟:首先,惠东女属于汉族,汉族的婚姻形态似乎从来没这东西,那么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能保存下来?其次,少数民族女子长住娘家,有相当的性自由;惠东女却须严守贞操,是封建礼教的祭品。这种婚俗是对人类正常性生活的否定,是一种社会陋习。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尽了很大努力移风易俗,收效甚微。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惠东地区与外界的交往急剧增加,终于使长住娘家的婚俗走向衰微。如今基本消失。

银裤链是惠东女婚姻的标志,是夫家给女方最贵重的聘礼,从两三股到七八股不等。只有在节庆或休闲的时候,妇女们才将它系在腰间。劳作的时候,往往只系一条塑料编结的彩色腰带。女为悦己者容。当夜深人静,羞涩地赶往夫家的惠东女,必定盛装严饰,挽好发髻,银裤链闪闪发光。这一夜比一年的月圆之夜还要珍贵。东方微明,她就要从温暖的被窝里起身,梳妆打扮,系上腰链,告别夫君。无论如何缠

